



## 母亲的菜园

□陈建全

老家周边,母亲的菜园,是一垄垄在岁月里越耕越软、越种越深的土地——她种下的,何止是几畦青菜?

母亲没上过学,是个淳朴的家庭主妇。她的世界,总绕着那几块菜园子转。这一片是翠绿的芥菜,那一畦爬着嫩绿的丝瓜,边上还点缀着几株红彤彤的辣椒。春天有芥菜、空心菜,夏天有丝瓜、茄子,秋冬换种白菜、萝卜。她总爱蹲在菜畦边,轻拨弄菜叶。

那些年,我们兄妹四个正是长身体的时候,母亲的菜园成了我们碗里最实在的

着落。天蒙蒙亮,她就提锄下地,露水打湿裤脚,泥土沾满双手。我常记得她挑水的模样——水桶在肩头微晃,身子却挺得笔直,一步一步从山脚挑到半山菜园。傍晚,她又从猪栏运肥,一筐筐农家肥细细撒在菜根旁。父亲闲时会帮着修补菜畦篱笆,或是帮挑水肥,两人话不多,脚步却总踩在一处节拍上。

后来,我们像种子一样散进城里。电话里,母亲总说菜园长得旺,从没提过她一个人浇水时,腰弯得更久了,只叮嘱我们多吃新鲜菜。

每个周末清晨,母亲早起去看菜园,琢磨着哪棵芥蓝留给大哥,哪根黄瓜留给我,哪棵萝卜炖汤给她外孙女吃,哪些可以寄给三弟。等我们拖家带口回老家,孩子们一下车就叽叽喳喳冲进菜地:小孙子认韭菜,

父亲坐在老芒果树下劈柴,望着菜园里的热闹。孩子举着黄瓜跑过去献宝,他便放下柴刀,用粗糙的手摸摸孩子的小脑袋,眼角堆起笑纹。炊烟升起时,母亲在灶台前忙碌,刚摘的青菜洗净切好,热油下锅“刺啦”一声,满屋清香。

吃饭时,父母看着孙子们抢菜,那高兴劲儿像吃了蜂蜜。母亲往孩子们碗里夹菜:

“多吃点,这都是放心菜。”父亲插一句:“你们奶奶老早就摘的,带着露水呢。”

如今,菜园早已不是当年换学费的“钱袋子”,而是母亲打理的“健康存折”。她总说:“外面的菜,农残多,咱家的连片黄叶子都没有。”

小外孙女摘茄子,孩子们调皮地在萝卜地里打滚。母亲跟在后头指点:“这根嫩,那棵甜,别踩着菜苗。”她弯腰帮小孙女摘够不着的番茄,刚拔的萝卜在衣角擦擦,掰一段塞进孩子嘴里:“尝尝,甜得很!”

父亲坐在老芒果树下劈柴,望着菜园里的热闹。孩子举着黄瓜跑过去献宝,他便放下柴刀,用粗糙的手摸摸孩子的小脑袋,眼角堆起笑纹。炊烟升起时,母亲在灶台前忙碌,刚摘的青菜洗净切好,热油下锅“刺啦”一声,满屋清香。

吃饭时,父母看着孙子们抢菜,那高兴劲儿像吃了蜂蜜。母亲往孩子们碗里夹菜:

“多吃点,这都是放心菜。”父亲插一句:“你们奶奶老早就摘的,带着露水呢。”

如今,菜园早已不是当年换学费的“钱袋子”,而是母亲打理的“健康存折”。她总说:“外面的菜,农残多,咱家的连片黄叶子都没有。”

这两年,孩子上大学去了。我偶尔做饭时,会想起母亲蹲在菜畦拔草的背影。我曾在电话里说:“妈,别太累了。”她轻轻回:“不累,地是越耕越软的,心也是。”我才明白,她耕耘的何止是菜地?那是为我们预留的故乡,一方永不荒芜的心田。

如今我读懂了“健康存折”的珍贵。当我站在超市蔬菜架前,眼前总浮现母亲的双手——沾着泥,带着苗,却能把普通的菜籽,种成我们生命里最踏实的光景。

母亲从不说大道理,只是日复一日弯腰、播种、除草、施肥、浇水……她的菜园,像山里人一锄一锄垒起的梯田不言语,却稳稳托住四季绿意,也托住了我们走出大山后的安稳日子。

“持家”这两个字,我是在母亲朝向泥土的那一弯腰里读懂的。她的菜园子,撑起的不只是餐桌上的清香,更是我们无论走多远,都能回来的念想。



人和人相处,敬于才华,合于性格,久于善良,终于人品。



## 一个人一座桥

□郑剑文

独立顺济桥头,看晋江水逶迤东去,此时涨海声声,我想起了一个人,还有这座桥与万国商的往事。

邹应龙,南宋嘉定年间泉州郡守,顺济桥的倡建者。顺济桥,横跨晋江之上,桥建成之后,德济门外有“画坊八十”,云集“市井十洲人”,其时“四海舶商、诸蕃琛贡,皆于是乎集”。涨海声中,樯帆簇拥,万商云集,俨然是一卷宋元时期闽南版的《清明上河图》。

如果时间是条河流,那么横跨在晋江之上的顺济桥就是岁月的书签,夹在时光的褶皱里,标记着这座东方大港的高光时刻。我知道,顺济桥自跨江而过的那一刻起,便一直伴着如歌的涛声。

晋江在德济门外的那一段又称浯江,它“横亘二里许,下通两粤,上达江浙,实海国之冲衢,江城之险要也”。明代方志学家何乔远在《闽书》中记载:“顺济桥旧以舟渡,宋嘉定四年(1211),郡守邹应龙造石桥,长一百五十丈余,翼以扶栏。”顺济桥横跨浯江,是宋时古城泉州南门外的唯一桥梁,因临近顺济宫而得名顺济桥。泉州古称温陵,彼时“温陵大邦,甲于闽部,蕃汉杂居”,城里“朱门华屋,钿车宝马相望”,商旅往来不绝,成为全国最大的海上贸易港口。

邹应龙任泉州郡守时,正是泉州海上贸易的兴盛时期。然而,一条江河阻隔了南来北往的商旅,运载货物只能依靠舟楫摆渡。为官一任,造福一方,邹应龙于是萌生了建桥的想法,而建桥资金自然成了第一难题。南宋时,泉州城南有一片蕃商聚居区,“诸蕃有黑白二种,皆居泉州,号蕃人巷”。以致沿江上下,十里繁华,“廛肆杂四方之俗”。这些居泉蕃商,不乏热心公益者,邹应龙便想利用蕃商集资来筹资建桥,让两岸商民从此不再受舟楫之苦。他惩奸治商恶霸,维护市场秩序,颇为商民称道,故邹知府一呼百应,商民纷纷慷慨解囊,一年之后,这座以“贾胡薄录之资”建的桥梁终于横跨在晋江之上。

邹应龙在泉州任职不过两年,政绩斐然。他不仅在府文庙增建六经阁,还拨款在安海镇修建石井书院,让朱熹的季子、时任泉州通判的朱在“共董其事”。在建石井书院期间,邹应龙应是多次造访安平城,走过安平桥,这或许促成了他筹建顺济桥的愿望。

在泰宁,邹应龙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,当地流传“隔河两状元,一门四进士”的俗语,说的就是金溪两岸出了叶祖治与邹应龙两位状元。不久前,我漫步在泰宁古城外的金溪之畔,如今古城仅存一古城门“昌锦门”。我突然发觉,泰宁的金溪、昌锦门、古桥构成的风景,与泉州的晋江、德济门、顺济桥构成的画面何其相似!或许,邹应龙站在顺济桥畔也有回归故里的感觉吧!

清代泉州知府怀荫布曾盛赞邹应龙建桥之功:“自斯桥成,而肩摩踵接,直蹑风涛于足下,而恬然不知,厥功伟矣!”800多年来,顺济桥沟通着八方商旅,在海潮涨落之间,各种香料药材、茶叶瓷器、布匹绸缎、奇珍异宝聚集于此,旁边的那条古街因此得了个贵气的名字“聚宝街”。

晋江水依然潮涨潮落,顺济古桥因风涛摧残成了“断桥”,但仍顽强地守望着这座世遗之城,犹如在缅怀一段久远的时光。是的,那残存的几座桥墩仍可站成一道风景,让人们去追忆那个建桥的人,以及涨海声中那万国商的辉煌过往。



## 趣话“冷不丁”

在生活中说过“冷不丁”吗?“冷不丁”在如今是表达“突然”的意思,比如“冷不丁拍了他一下”等。

其实,“冷不丁”的祖先叫“冷丁丁”。“冷丁丁”一词在元朝就有了。元曲《水仙子》中写道:“冷丁丁总是空,簌湘帘翠霭重重……”这里的“冷丁丁”是“很冷”的意思。“冷丁丁”本来是一种对冷的生动化表达。不过,在世界各国语言中,表示寒冷意义的词经常会有“突然”的意思。比如汉语中古老的“冷箭”一词指突然飞出的暗箭;英语中的“cold call”指突然打来的推销电话……作为“冷”的生动化形式,“冷丁丁”也有“很突然”的义项。

明朝,“突然”义的“冷丁丁”演变成了“冷急丁”,到近代又变成“冷不丁”。

## 悬空榕

□潘慧彬

撒了把碎金。气根还悬在半空,却抢先把新绿缀满墙沿。风一吹,嫩芽颤巍巍地舒展,没几天就成了翡翠般的新叶,层层叠叠地挡住了水泥墙。左侧那株更叫人惊叹:它几乎贴在墙皮上,气根大多没沾着土,却把新叶铺得更张扬。路过的阿婆踮脚看了看新叶:“这树啊,比我家孙儿长得还快。”

入夏,太阳把墙面晒得发烫,两株榕树却成了老房子的“绿伞”。右侧那株的树冠已遮了半面墙,深绿的叶片油亮得能映出蓝天,蝉虫趴在枝丫上鸣唱,翅膀震得叶尖轻轻晃。风穿过叶隙,把草木的清香吹给墙下摇蒲扇的老人,连聒噪的暑气都降了几分。暴雨来时最是惊心:狂风卷着雨珠砸向墙面,左侧的榕树枝干被吹

得打弯,气根像绷紧的缆绳,却始终没松劲。雨水顺着根须灌进墙缝,它反倒趁势抽了新枝。等雨停时,叶尖还挂着水珠,衬得绿意更鲜亮。

秋分过后,风裹着桂香,两株榕树的叶色更不一样了。右侧那株的叶色转成深墨绿,像被时光晕染的墨痕。放学的孩子蹲下来捡叶,指尖摩挲着叶脉:“这树的叶子,比书签还好看。”左侧那株的叶片较绿,偶尔有叶子飘落,打着旋儿。气根愈发遒劲,悬在空中,那样子,分明写着“倔强”二字。傍晚的霞光漫过树冠,把叶尖镀成暖金,连斑

驳的水泥墙都温柔起来。

冬天来临,寒意浸了街巷,两株榕树却未显颓态。右侧那株叶色更深了些,风过时枝条轻晃,像在跟墙下的人们打招呼。左侧那株的气根已枯了几缕,却把仅有的绿意聚在顶端,灰褐色的枝丫衬着灰白的墙,就像一幅水墨画。偶尔下霜,枝丫裹了层细白,路过的人裹紧衣领,却忍不住多看两眼:这两株没沾过沃土的树,竟把冬的萧索,长成了生命的韧性。

年复一年,老房子的墙皮褪了色,两株榕树却把根扎得更深。它们在春里抽芽,夏里遮阴,秋里沉淀,冬里坚守,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传奇,却在墙缝的方寸里,把每一季都过成了生长的诗,像极了这座山城的日子,平凡,却带着勃勃的生机。



## “窗仔门”没关

□张贵霖

图书馆斜对面一堵墙的墙缝里,有两株小叶榕,它们没有沃土,靠墙缝里的尘土与偶然的雨水存活,在砖石的禁锢中悬空生长。

右侧的榕树像从墙缝里“钻”出来的绿色瀑布,灰褐色的枝干牢牢嵌在水泥墙隙里,数不清的气根如苍劲的缆绳垂落,有的悬在半空,有的刚刚触到墙脚的砖石,却撑起了遮天蔽日的树冠。叶片是鲜亮的绿,层层叠叠铺满墙面上方,在蓝天映衬下,像给老房子披了件生机盎然的外衣。左侧的榕树较小,它在楼体顶端的缝隙扎根,根系顺着墙面蜿蜒向下,枯黄的气根裹着斑驳的墙体,而顶端的枝叶却鲜绿茂密,像从老楼“头顶”长出的绿冠,与泛黄的矮空砖墙相辉映,成了城区里最具反差萌的风景。

惊蛰的雨丝刚掠过巷弄,右侧那株榕树的枝丫便透出嫩黄。米粒大的新芽裹着绒毛,从灰褐色的枝干里钻出来,像谁偷偷

严与否,实在难察觉其中差异。只记得那些夏夜,窗门若闭得严实,屋内便闷热难当,我辗转反侧,汗水浸湿枕席,睡不安稳。但祖母固执地认定,窗门紧闭方是家宅安全的铁律——仿佛窗门之外,自有无数窥伺的眼睛,唯有关严了这扇窗,才能将一切未知的威胁与危险拒于门外。

每逢台风天,那窗户便显出另一番惊心动魄的狰狞模样。窗外风声如群兽狂吼,雨点密集敲击在窗上,发出令人心悸的噼啪声,窗框簌簌震颤不已,似乎随时将要崩裂开来。祖母急得脸色发白,忙不迭用布条缠紧窗框,又指挥父亲和我抬来桌子顶住窗门。我们一家老小,在风雨交加的夜里忙乱着,拼尽力气抵抗着窗外狂风的肆虐,门窗此时成了抵御狂风骤雨的堡垒。

年岁渐长,我方才渐渐明白,祖母对于关窗的执念,或许并非全为防贼防盗,更源于一种深植于内心的忧虑和不安,窗户便是她所能掌控与守护的一道边界——窗门关上了,仿佛一切纷扰与威胁也被暂时隔绝在外。

后来,祖母一日日老去,她已无力再逐一巡视窗仔门了。然而我常常发现,她枯坐于窗前,目光久久停驻在窗棂之间,像在点数着流年。

祖母走后,窗仔门便常常在我不知不觉间,悄然敞开了。起初我尚不习惯,每每发现后便会匆忙关上,如同祖母当年一般。然而日子久了,我竟也渐渐习惯这扇窗的敞开了。

辗转难眠,我便索性起身,任窗门敞开,

独自坐于窗下。窗外夜空清朗,月光如洗,正洒满窗台,又将窗格纵横的暗影,无声地拓印在屋内的地面上。风从远处拂来,带着草木泥土的气息,凉意丝丝缕缕潜入屋内,沁人心脾。我默默坐着,心内无端浮起祖母当年关窗的身影。我豁然明白,窗门开合之间,原不过是人对这大千世界,对那不可测度的无常命运,所采取的不同姿态罢了。

自此以后,我窗仔门便常敞开着。风雨欲来,我也只稍掩些缝隙,不肯完全关闭。祖母的关窗,是将不安挡在门外;而我的开窗,则是将心扉敞开,坦然迎接那风雨雷电,也迎接那月华与清辉。

关窗是抵御,开窗是怀抱。如今窗门常开,风来去自如,月也来去自如,窗框上刻满了风的路径与光的吻痕。